



# 天诛

杨步高

著

害妻灭子，「煮豆燃箕」，陷害养母，忤逆亲娘，掀开了人世间大丧大悲的一页……

头顶三尺的神灵  
记录下了一个人沦丧人性的一生

## 讲述一个草根家族的爱恨情仇

《天诛》将为你揭示这个人、这个家及这个家族的故事



文匯出版社



# 天诛

杨步高 著

害妻灭子，『煮豆燃箕』，陷害养母，忤逆亲娘，掀开了人世间大丧大悲的一页……

头顶三尺的神灵  
记录下了一个人沦丧人性的一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诛/杨步高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80741-746-0

I. 天...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6890 号

---

## 天 诛

编 著 / 杨步高

责任编辑 / 竺振榕 钟 伟

封面装帧 / 王 翔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上海译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53 千

印 张 / 16

印 数 / 1-3 000

ISBN 978-7-80741-746-0

定 价 / 25.00 元

# 杨步高和他的文学情结(代序)

朱金晨

因为崇拜所以文学成了他一生的情结。

“文学即人学”，作家是一部伟大而神奇的造人的机器。世上所有的活儿，没有比作家的活儿更伟大更神奇。将那些不分疆域的作家们的文字集结起来，想想吧，有多少鲜鲜活活的有血有肉的生命在你眼前走过来，走过去……

这是少年杨步高对作家的认识，对文学的认识，对作家作品的膜拜。

25年前的冬季，在冰城哈尔滨我结识了他。那一年，我被邀请参加了由黑龙江省文联、《北方文学》杂志社主办的散文创作笔会。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北方的土地。城市很美，大片大片的俄罗斯建筑风情，有一种置身域外的感觉；城市很冷，吐出的哈气，迅速物化成霜，弄得眉毛、胡须不白也白。室温很暖和，暖和的不仅仅是室温。这里的文学创作的温度，犹如春天一般，很爽。我问他从哪里来，他告诉我说从加格达奇来。

加格达奇，这是我过往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大兴安岭地委所在地。那时，他在地委宣传部工作。可以这么说吧，他如果不会写点东西，一个插队的上海知青，进地委大院？难说。还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在省内的一些期刊、报章上发表点什么，也是绝对不可能受邀参加这次省级的散文创作笔会。当然，也正是由于如此，才有缘与他相识。说缘，很不过分的。

我有心想帮他。因为我们是上海人，因为我们的祖籍同是家乡人，更因为他当年眼神里流露的那种对文学的渴望和膜拜。

当时，我知道他在当地已小有名气。他的散文、报告文学在当地得过头奖，一些文学作品在省内的报刊上也有过好评。后来还知道，黑龙江冰凌“倒开江”事件中，组织撰写了英模报告事迹材料，并代表地区带领英模报告团在省委、省政府及全省各区、县巡回演讲；还知道，与他人合作撰写了反映大兴安岭火灾始末的十余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山作证》……

25年前那次相聚，临别时，我说你写吧，我会帮你的。

那一年，《文学报》举办了一次《我的同龄人》、《路》全国征文大赛。他寄来了一篇稿子，中奖了。更多的人知道了有一个叫杨步高的人。后来，他陆续又寄来了几

篇散文,其中《飘逝的冰凌花》可谓上乘之作。他告诉我说,这篇散文他创作了十年。“冰凌花”很美,他在北方黑龙江的一个小岛上观察了十年,腹稿打了十年,瓜熟蒂落,不仅写出了冰凌花的美丽多姿,千变万化,更是写出了世事变迁,日子困顿和走出艰辛后的追述所带来的那份苦涩和甜蜜。

1988年,他带着美丽的北方妻子和可爱的儿子回到了上海。带回上海的,还有20年来,大兴安岭那山、那水、那人铸就了他的那份浓浓的文学情结。回到上海后,他跟我说,没有你朱老师的帮忙,我们全家是回不了上海的。他是通过人才交流的渠道回到上海的。他把他全家之所以能回上海的功劳强加于我。我从他所有作品的背面,触摸到了他的人品。

回到上海后,他仍笔耕不止。初始,他为上海电视台撰写了一大批电视专题脚本,如《崛起的上海郊区》、《情系菜篮》、《超国界跨越》、《走出狭窄的甬道》、《风光这边独好》、《风风雨雨话水运》、《马桥人》等等。电视播出后,受到业内关注,部分脚本获得头奖。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如《爱之魂》、《阿佩印象》、《公仆》、《希望之光》等多部具有影响力的报告文学作品。后来,他转入电视台,专门从事电视专题的创作和探求。

2001年,在他回到上海的第13个年头,那朵在北方的“飘逝的冰凌花”终于有了一个结果。他的那部26万字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飘逝的冰凌花》问世了。

几十年来,他没有断了书写。他说他书写不图别的,他死后有了一方枕头——那本书。自从有了那本书之后,我隐约感觉到他有点想歇息的意思。其实这是我的误解。他仍在不倦地创作,写了上百万字的作品,只是发表的欲望弱了,没有面世而已。遗憾的是我们之间离得近了,联系却反而少了。大家都忙,我没太在意。

去年,我突然接到他一个电话,他说他有一篇东西,蛮好的。于是就有了文学报上的那篇一万多字的报告文学《两位老人和一个春天的故事》。我感觉到,他文风朴素依旧,而文字和谋篇布局明显考究、老到了许多。我知道,他没有歇息;还知道他创作的激情和冲动,丝毫未减。《两位老人和一个春天的故事》是他一个白天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天擦黑,将白天的记忆流淌于笔端直到了天明。从见闻到成文,24个小时,一气呵成。这源于他的功力,源于他的那份浓浓的文学情结。

本期,我们以三个版面推出他的又一篇力作《厄莎的女儿》,值得一读,从中可以进一步认识他和他的作品。在这里,有一个信息可以发布,他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天诛》已经完稿,何时面世,我们期待着。

是为序。

(此文刊登在《文学报》2009年第五期)

年底。

七仙桥老街里发生了一件事，此事被人们传得沸沸扬扬。说是几个扫大街的人，在凌时五更，从不同的地点，捡到从天而降的同模同样的一张纸。这张纸蜡黄蜡黄的，黄色的宣纸隐印着九条腾云的金龙。老人们说，那可是旧时皇宫里专用的圣纸呀。更奇的是，只见那纸上还写着 16 个大字——

传赵大兴 年逾花甲 自觉未果 终得天诛

赵大兴，客帮人。15 岁那年，随父亲和继母从上海棚户区迁至七仙桥。细算算，赵大兴在七仙桥已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今年六十有六，按当地人讲法，六十六，难过关。再加上不真不假的天降神旨的传闻，久居七仙桥的人都在想，看来，此次赵大兴定是在劫难逃，凶多吉少。

赵大兴五短身材，由字形脸，大阔嘴巴，外翻的肥唇，特别异样的，是，他腮帮子两边的两块咬肌特别发达。见面相，此人心狠、口毒、嘴贫、貌陋。长得这等模样，故赵大兴一辈子不算命。话说回来，并不是他不信命，而是睁眼的算命先生见着他离他远远的，不肯也不敢给他算命。你让算命先生见着这等恶相，说什么好，说什么都不好。罢了，还是去骗骗好人去吧。

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还是好人好骗，想占恶人的便宜，除非是瞎了眼。瞎了眼的就能占着便宜了吗？且慢，赵大兴那次回苏北老家在集市上真找到了一位瞎眼卜卦的先生。瞎眼先生问完赵大兴生辰八字，满口说赵大兴前世好，今世好，来世更好。只说得赵大兴心花怒放，两腮的咬肌抖抖颤颤。

“给钱。”先生道。

“好，给钱，多少钱？”赵大兴应道。

“看着给吧，你真是个大善人。”先生又道。先生算命从不首先开价，越多越好，上不封顶，真遇上个大善人，先生一月半月的生计就全有了。

这次，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算命，赵大兴听了先生的吉言，很是开心，只见他右手伸进后屁股口袋掏出了一张百元大钞：“一百块钱，别找了。”赵大兴说完，抽起两条小短腿离案而去。

先生窃喜，今几个真碰上个大善人了。喜方至，悲又起，先生大呼上当。只见先生手中捏钱的食指和拇指，在那张百元大钞的边沿来回才捋过一遍，就知道这是一张假钞：“妈妈的，不得好死，早晚要天打雷轰！”先生忿忿道。此时，小短腿早已跑出八丈远，整个儿人影淹没在人群里。

赵大兴的父亲赵光明与前妻崔金花育赵大兴一个儿子，与后妻肖玉娘育两男一女，依次为次子赵中兴，长女赵娇珺，三儿子赵小兴。

赵光明一生不求功名，但求财求子，财虽不丰，但育儿育女也算小有所成。在赵家家族及儿辈们眼中，赵光明在苏北的本乡本土中也算得上是一名功臣。在新旧社会交替当口，从苏北老家拉家带口，摇着一条小船，过长江，闯江湖，最终落户上海滩。就此一举，就够得上赵光明在赵家家族中光荣一世，骄傲一世。也就此一举，他赵光明在妻子儿女心目中，真的是对他惟命是从，敬重有加。到晚年，赵光明在教育、训斥儿女时常唠叨：“哼，我16岁就出来闯江湖了……”作为开场白，引出接下来的话题。越到暮年，此言运用越频繁。儿女们看得出，父亲倔强不改，但气血明显不足却越发显现出来了。

赵大兴变恶，与其生母崔金花恐怕没有多大的关系。生母崔金花在上海解放前因病去世，时年28岁，当年赵大兴才3、4岁模样，记忆淡漠。继母肖玉娘，在赵大兴生母没有去世前，就踏进了赵家的门，对于这一点，赵大兴是知道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赵大兴的恶行，从此在他幼小的生命里扎根、蔓延、扩张、放大……

大家晓得，继母难当。每当说到母子关系时，肖玉娘一生中在自己亲生儿女面前申辩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没有动过他一根手指头，从小到大，一辈子都没有打过他。”肖玉娘在赵大兴面前一生忐忑，生怕伤着他赵大兴，生怕让外人说闲话。继母的举动惯坏了他赵大兴，也害了他赵大兴，以至于在他以后生命的过程中，做出了一系列丧尽天良、有悖伦理的丑事、恶事。

赵大兴在20世纪50年代家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上了学，一直读到他跨进中学的大门。如果说肖玉娘，这位大字不识一个的继母在他赵大兴面

前有什么过失过错的话,那就是一辈子疼他、爱他、护他,把他养得太过娇性了。

赵大兴恨继母。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这种怨恨在他扭曲的心中便一点一点膨胀开去。生母为什么走得这么早,你肖玉娘不插足,会吗?!赵大兴不会也不敢去怨恨父亲,一则是自己的生父,二来父亲威严、暴躁。如此这般,赵大兴就将所有的怨恨一古脑儿全泼向了继母肖玉娘身上。

肖玉娘所生三仔,自打他们记事起,压根儿就没有听到赵大兴叫过肖玉娘一声妈妈。三年困难时期,这对母子俩一后一前排在队伍里买点心,他赵大兴眼皮不抬、头不回,佯作没看见,自顾自买了早点坐到一旁大嚼起来,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一般。那年头穷,肖玉娘所生末子赵小兴年幼体弱,每天清晨她总要去买一个大饼给她的小儿子充充饥。那时,一个大饼三分钱,赵大兴肯掏吗?不肯。这事儿不是发生过仅仅一两回,时间长了,七仙桥的街坊们说了:“这哪像是个当儿子的,赵家嫂嫂,你怎么不说说他!”肖玉娘不语,咽口唾沫到肚子里。

七仙桥是一座千年古镇,东西一条河,东西南北十字街,一支烟工夫走到头。几百户人家,数千人口,街坊邻居谁不认识谁啊。赵家过去的穷,在小镇上无人不晓;赵家大少爷赵大兴的悖逆也是很有名气的。那时赵大兴已参加工作,在镇子西头的铁匠铺子里当会计,月收入虽说不多,但自给自足还有些盈余。参加工作后的赵大兴嫌弃家贫,总感觉到家贫丢人,被人看不起,于是他搬进单位宿舍弃家独居。再后来,找了一家人家,入赘进了方家门,做起了人家的上门女婿……

赵大兴 60 岁上,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每天晚饭后必定出门,出门必做两件事:一是和他相仿年龄的几个狐朋狗友玩 20 元封顶的麻将;要不就是到楼下发廊与那帮袒胸露脐的小姐们打情骂俏。妻子方凤娟晓得,丈夫有钱那阵,可以将那些小姐玩得溜溜转。现如今不行了,家境败了,全败在他自己手里,赵大兴想再玩,再花天酒地行吗?!

这么多年了,方凤娟知道丈夫玩麻将也玩女人,但一直没有点穿他。什么原因没有点穿,只有方凤娟自己心里最清楚。

在旁人眼里,怎么也想不通方凤娟怎么会找这么一个大她 9 岁的丑男人。是户籍的原因?是的,那时赵大兴是镇上户口吃国家粮的,而方凤娟是

七仙桥镇下辖的乡下人；是地位的原因？是的，“文革”时，赵大兴造反有理、造反有功，曾一度跳出铁匠铺，钻进革命队伍，最高职务当到过七仙桥镇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高位，而方凤娟最高职务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农村户口的大队会计。当然，方凤娟当上大队会计无疑是借了其丈夫赵大兴的光的；是财大气粗？也是的，80年代中后期，他赵大兴失势且辞职后，乘改革初期和转制的空子，倒买倒卖国家紧俏物资赚了些钱。据小镇上的人说，后来他也曾做过几年毒品生意，狠赚过一把，传闻也曾被公安局问过话，后因事实、证据不足，被放了。而方凤娟哪来的钱，跟着他赵大兴迁居小镇，吃香的喝辣的，全得仗着他赵大兴。如此这般，即使方凤娟知道丈夫在外胡作非为，又能如何？借她方凤娟十个胆子也不敢将丈夫奈何了。事到如今，方凤娟想，年青时都没有点穿他，现在老了，家境也败光了，他赵大兴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就这么过吧。自从赵大兴入赘方家门的那一天起，她方凤娟就是这么忍气吞声度过来的。

这么多年下来，让方凤娟最为犯愁的还是她的那个已失忆了17年的亲生儿子。儿子方洲失忆是在他与妻子冷丽萍结婚的第二年的那个冬天发生的事。那时，方洲和冷丽萍已经有了一个一岁半的女儿。事发后，冷丽萍伺候了丈夫半年有余。到后来，日复一日始终不见丈夫有恢复记忆的迹象，于是，离开了丈夫，带着自己的女儿方方回到了贵州老家，时至今日也不知母女俩的下落。

自冷丽萍带着女儿方方离开后，原本方洲一家三口住的南屋被腾了出来，住进了赵大兴夫妇二人，而方洲一个人搬进了赵大兴夫妇原来居住的北屋。也就是说父子两家的房间作了一个对调。方洲日常的生活此后全由方凤娟一人担着，赵大兴一概不管不问，就当北屋里住着的不是自己的儿子。至于儿子方洲是怎么失忆的？为什么会突然失忆？妻子方凤娟一概不知。方凤娟只记得，那日正好是冬至的前一天，一早，她带上小孙女方方上街，先是吃了早点，然后又买了锡箔、香烛之类的，为明日上坟祭拜自己的父母作准备。回到家，得知儿子已被送进医院。问丈夫，丈夫不理不睬，粗粗地回敬一句：“不知道。”问儿媳，儿媳除了哭，也问不出个缘由来。这以后，方凤娟又问过丈夫和儿媳几回，终了也没问出个名堂来。对此事，在方凤娟的心里总是个谜，总觉着个中必有蹊跷。然而，这个谜，这个蹊跷，至今也未曾在方凤娟心中解开。

要解开这个谜团,唯三人不可:赵大兴、冷丽萍、方洲。前两个人已不抱任何希望,唯一有一丝希望的就是她的已经失忆了17年的儿子方洲。如果儿子一辈子不能恢复记忆,她方凤娟也只能是带着这个谜团,带着对儿子方洲永远的愧疚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方凤娟一直没有放弃过对儿子的治疗。方洲这毛病也真是怪,好胳膊好腿的,又能吃又能喝,基本的生活起居还能自理。有人让他去做点什么,他也能去做,而且做得与正常人所差无几。唯一所差的就是一天到晚嘴里尽是胡说八道,听不出来他究竟说些什么。

在治疗儿子毛病的问题上,赵大兴从一开始就不是那么积极,仅仅是应付,态度上也是显得有些暧昧。到后来,见儿子的毛病不见好,干脆撒手不管不问,随便妻子领着儿子全国各地寻医问药。

医生讲,全中国、全世界没有一种药可以治好方洲的病。但有一条,只要他活着就有希望,这个希望就是亲人不断地与他说话,不断地向他叙述他方洲过去的往事,不断地呼唤他。十几年了,唯一能给予方洲这一切的唯有方凤娟,这位可敬又可怜可悲的女人。

头几年有一首歌叫《真的好想你》,方凤娟曾听人说过创作这首歌的背景故事,说是妻子面对多年失忆的丈夫,一直没有将丈夫唤醒,后来这位善良的妻子创作了这首令人喜极而泣的歌曲,最终唤醒了久久失忆的丈夫。

方凤娟听了这个不知道是真是假的传说后,曾萌生过去寻找这位伟大的女性,去向她讨教拯救儿子方洲的良药。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有一点可以证明的是,自听了这个神奇的传说后,方凤娟学唱了这首《真的好想你》的歌,几年间从未中断过在儿子的面前悲悲切切一遍又一遍唱着这首期望重能唤起儿子记忆的生命之歌、希望之歌。

近来,赵大兴心情特不爽。街坊邻居的传闻,多少也让他赵大兴有些心虚,他不相信什么天降神旨的鬼话,更不相信什么终得天诛啦等等。他怀疑,这一切可能出自于他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妹之口,一个是他的大兄弟赵中兴,第二个就是他的妹妹赵娇碧。对于老三赵小兴他不担心,一直认为这个兄弟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但对于他的两个兄妹,心中总有一根刺,这根刺戳痛了他一辈子。不知怎的,赵大兴只要见着这两个兄妹心中总觉得有些怵……

## 二

元旦的第三天上午,有人传出话来说,赵家的掌门人赵光明死了。到晚上掌灯时分,又有人传出话来说,赵光明妻子肖玉娘也死了。这是真的,两人同死在医院的同一间病房里。

“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是神话,又不是神话,赵家的这对老夫老妻验证了这一点。

老爷子赵光明的命运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老爷子 90 岁,身板硬朗,没病没灾的,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在孩子们的记忆中,父亲从没因病住过一次医院,唯一的一次是在他 84 岁那年。那次他到邻居家串门儿。邻居家住三楼,当他往回走,拐过二楼刚走下两级台阶,不小心踏空,滴溜溜一直滚到楼下。当时已被摔得神志不清,头部有一点点淤血。邻居叫了 120 将他直送了医院。

第二天,赵大兴去了一趟医院,之后的一个半月就再也没有见着他赵大兴的人影儿。

这期间,医院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老二赵中兴、老三赵小兴和女儿赵娇珺及其家人和孙子、外孙们急得团团转,日夜陪护着老父亲。妻子肖玉娘估计丈夫可能过不了这一关了,整天以泪洗面,并关照好子女准备后事吧。后事都准备好了,随之奇迹也发生了。一个来月后,赵光明病愈出院,没有留下丝毫后遗症。人说“七十三、八十四,神仙难逃鬼门关”,他赵光明愣是逃过了这一劫。

这期间,他赵大兴去哪儿了呢?后来知道,他带着前几年在苏州七搭八搭的干女儿到外地游山玩水去了。

听说那一次赵大兴在外逍遥途中也碰到一点小麻烦。途中,赵大兴与干女儿在长途汽车里头碰头、肩挨肩打盹当口,忽听有人大叫了一声:“不要动,要命的掏钱!”赵大兴惜命,不仅自己兜里的钱掏空,连金银饰物也都被劫匪照单收进。

赵大兴干女儿三十多岁模样,有三分姿色,两个劫匪抢着上前要去搜

身。赵大兴见状，忙说：“都给，都给你们，我来，我来。”一劫匪见赵大兴要动手帮着干女儿掏兜：“有你什么事！”二话不说，举起巴掌“啪、啪”左右开弓两个嘴巴。赵大兴两腮突出的两块咬肌本来就鼓，此时，不仅更鼓了，且立马泛红。所幸牙没打掉，嘴角处却流出了血。

两个劫匪在干女儿身上摸索着，干女儿坐在车座上如呆鸡一般，脸色煞白，任其摸、抹、捏、压，全没了魂儿。赵大兴遭刚才猛击，此时头已钻进了裤裆，连大气都不敢喘。

劫匪将车上乘客洗劫一空离去后，司机将车开进了邻近的一个派出所。警察对所有乘客草草做了笔录，发给了回程的路费，各自回家。

听说，自那次以后，这个干女儿就离开了赵大兴，说他赵大兴不是个人，天下哪有当爹的不护犊，尽管是干爹，那也是爹呀！至于这个干爹在这个干女儿身上花了多少心思，多少钱财，两人之间有什么龌龊之事等等，那只有这对男女自己心里最清楚。

在七仙桥有那么几个知情人是知道的，他赵大兴是不缺干女儿的，走了一个算啥，后头有的是。

自赵光明那次摔伤治愈后出院，后头的几年身子骨明显不如头几年，出门时手上多了一样东西——拐杖。拄着杖的赵光明后几年虽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住过医院，但人们在七仙桥东头的小花园里见到的那个矮矮的老者，已不见了头几年身体板扎实、步履稳健、说话利索的赵光明的影子了。特别是在他临终前的一年时间里，不仅身子骨不行，有时神智也有些不清，说话也有些颠三倒四的。始发的原因，恐怕是一年前其妻子肖玉娘检查身体后确诊肺癌的那一刻起。

这一年来时间，赵家的两个小儿子和一个囡，对老人真是没说的。七仙桥老街的人都这么说。

初始，肖玉娘的肺癌是在区中心医院确诊的。儿女们不信，又在区医院检查了两遍。医生说，肺癌晚期，长则半年，快则三个月，作好思想准备吧。子女们仍不信，老二赵中兴又带着母亲肖玉娘走访了上海市的肿瘤专科医院，几个专家会诊下来，仍确诊肺癌无疑。自此，肖玉娘这位苦命的女人，生命进入到了倒计时。

听天由命，肖玉娘的命运已不在自己手中。而其丈夫赵光明虽说比妻

子年长5岁,但身体无恙,没有什么要命的毛病,他怎地就早于妻子10个小时与妻子绝命于同一天呢?!

作,不是小作,而是大作、特作(作——折腾,无理取闹的意思。上海方言)!作得没有办法。赵家老二赵中兴当着老爷子的面,打翻了老爷子的酒瓶,掀翻了老爷子的吃饭桌,末了将老爷子的拐杖也一脚两段踹断了。

服侍老爷子的保姆看不下去了,说:“老二,你不要这样,他糊涂了,你真的不要这样。”

老二赵中兴面对着自己的亲爹,跪下说:“阿爸,我求求你,姆妈真的好不了了,我求求你,你放过她吧。”

赵光明见儿子如此这般,神智似乎清醒了一点,眼里含着泪说道:“中兴啊,你是我的儿子,我只求你一件事,不要让我和你娘分开,好不好啦?一辈子就求你这一件事。我求你了,看在你不在家20年的份上,看在我和你娘,你在地时带过你儿子3年的份上,你不要拆散我们,我离不开你娘,我求你了。”

七仙桥2弄85号一室一厅的那间房子里,那间属于赵光明、肖玉娘的房间里,发生了父与子一场激烈而又悲切的一幕。弄到最后,服侍赵光明的那个保姆泪水涟涟,泣不成声。

事情的缘由非常简单,自从肖玉娘确诊肺癌后,赵家的两个小儿子,加上女儿赵娇璠对母亲肖玉娘特别地关照。今天在老二家,明天在老三家,后头又到女儿赵娇璠家。肖玉娘亲生的几个儿女轮番照顾着母亲。他们心中谁都清楚,母亲在世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按医生的说法3个月,最长不到半年。因此,除老大赵大兴外,谁都不肯放弃对母亲尽上一点最后的孝心。因此,兄妹三个决定,父亲赵光明请专职保姆留守七仙桥2弄85号,专由保姆服侍。母亲肖玉娘由除赵大兴之外的三个子女轮流服侍。仨子女,谁都不让谁,抢着、争着将肖玉娘接回家,以尽子女对母亲最后的孝心。

原本是不想拆散他们的,没有办法呀,老两口在一起不超过3天,吵,而且吵得热火朝天。在这当中,儿女们为他们请了几个保姆,没有一个能留得下来的。一个不行,再找一个,还是不行,最终一个都留不下来。

子女们工作忙,怎么办?于是只好出此下策。三个子女家中都有24小时的全天候保姆,母亲轮番着到子女家,由各家的子女及保姆服侍。父亲留守在家中,另请保姆服侍。几日不到,赵光明不容,非要见妻子肖玉娘。于

是肖玉娘重又返七仙桥 2 弄 85 号。不过 3 日,老两口又吵,儿女们便又轮番领回母亲到各自的家中。一年半时间如此反复,赵光明将自己的三个子女折腾得无可奈何。到最后,还是发生了不该发生的,老二赵中兴与父亲谁也奈何不了谁的一场争吵。

赵中兴后悔当初对父亲如此这般粗暴。从父亲走的那一刻起,老二赵中兴一直在自责,悔不该当初,悔不该当初呀,我为什么要对老人摔东西,我为什么连老父亲的拐杖都给踹断了……

实际上,赵光明到生命的最后阶段,神智已明显恍惚,言不由衷了。对一个半是清醒、半是糊涂的老人,你当儿子的怎么可以如此这般?罪过,罪过啊!赵光明如此这般的作,实际上在常人眼里是一个作,而且作得子女们无可奈何,本质上是离不开自己的妻子肖玉娘,一天都离不开呀。

老两口之间的吵,其实只是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根本不伤大雅。但子女们心中清楚,母亲肖玉娘根本就经不起赵光明的作。毛病在那放着,母亲还有几日能活?子女们心中清楚的。

肖玉娘的病,儿女们都瞒着这对老夫妇,不忍心啊,谁都不想说出母亲肖玉娘生的是那种病。

老二赵中兴在踹父亲赵光明的拐杖的时候,嘴里反复着:“你作,我让你作,姆妈还能活几天,你还作,你作的什么呀!”赵中兴踹着拐杖,眼中含着的泪却已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老父亲赵光明哪知晓儿子的心思,他以为是你这个老二赵中兴拆散了他们老两口。因为在赵光明心目中,自从赵中兴从外地返回上海后,赵家的大小事情都由赵中兴说了算,别人说什么都不管事。事实上也是如此。

自赵中兴在外 20 年返回上海后,赵家大小事,真正能负起责任、担起肩胛的,真的是老二赵中兴。这其中的原因赵中兴心知肚明,一则是 20 年在外,对赵家对父母没有尽责,也无法尽责,回来了,作为补偿也是应该的;二则对妹妹赵娇媚愧疚颇多。因为我赵中兴不在家时,大事小情全由自己的这位小妹承担着,20 年了,小妹为赵家承担了多少?所有赵家的烟雨风尘,全仗着这位小妹一人扛着。

赵中兴心中自有一本账,自回来的那天起,赵家的一切烦事、难事、父母的事全担。他知道,兄长赵大兴在他不在家的 20 年中都不肯负担赵家的事,我赵中兴回来后,他还会担吗?做梦!不作乱就算是烧高香了。

老爷子赵光明依旧作。到后来，作得子女们实在想不出办法来，决定送老人去敬老院，包一间房间，让老两口在一起，由专职阿姨服侍。时间不长，又出风波，不仅老爷子赵光明吵着要回家，连肖玉娘也感不适，央求着子女们要回家不可。

赵家在如此折腾人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全不见了老大赵大兴的面，此人好像在人间蒸发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赵光明、肖玉娘临走的前半年，那个初夏的日子，赵中兴、赵娇琚两家人家领着老两口去了一趟水乡古镇——枫泾。目的很简单，一则是大家都想缓解一下一年来笼罩在赵家门里暗暗涩涩的气氛；二来让老两口再回味一下他们人生近半个世纪的水上、船上生活的往事，以激发起两位老人对生命的渴望和重塑他们生活的信心。儿女、子孙们的用心可谓良苦。

那次，老两口玩得非常开心。午饭后，赵家老老小小十几口人租了一条船，船娘摇着橹，船在河中走，赵家老小嘻嘻哈哈，忘却了一年来赵光明的作，忘却了肖玉娘的病，全家沉浸在一片欢快中。

“姆妈，试试看，还来事（来事——行不行。上海方言）哦？”老二赵中兴对肖玉娘说，同时指了指那位摇橹的船娘。

“不来事，不来事，恐怕不来事了。”肖玉娘推辞。

肖玉娘的生命是顽强的。肖玉娘检查出绝症至今已一年有余，医生曾说过，此病快则三个月，长则半年。此话对肖玉娘来说，不过是说说而已。

“癌”这个字，一年多来在他们母子、母女之间从未触及，此字太过凶险太过大悲，因此在老小之间从未将这张纸捅破。儿女们在揣度母亲，母亲至今不知道得了什么病？也许知道了，兴许不知道；母亲肖玉娘也在猜测子女，他们告诉我实情了吗？难道正如子女们说的那样，早年因在石棉厂做过得过肺结核，是旧病复发，根本就不是其他的什么病？难道真的是这样吗？老小之间就这样遮遮掩掩、猜猜测测度过了这一年。

“来事格，姆妈，依肯定来事格，不相信依试试看。”女儿赵娇琚见母亲推辞，应合着阿哥赵中兴，鼓动母亲去摇橹。

肖玉娘仍有些不爽快。此时，儿媳、女婿、孙辈们也跟着一块儿起哄，连拉带扯地推着肖玉娘从船舱走上了船尾。

满船除赵光明知道也见到过自己的妻子肖玉娘会摇船，而且摇得非常之外，其他人只知道肖玉娘肯定会船上生活的一切活计，但真的是没有见

到过肖玉娘摇船是啥样的。

船娘40岁模样,见这么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来摇橹,面有难色,说道:“来事哦?不要出事喔。”游船人做生意就怕游客出事。一旦出事了饭碗头就被敲了,不合算。“来事格,来事格。”众人冲着船娘打保票。实质上是在鼓动她肖玉娘。经不住众人推搡,肖玉娘还是从船娘那接过了橹。

但见那肖玉娘人立船尾,右脚左脚一前一后,右手把橹,左手拽橹绳,因肖玉娘身高,故腰肢略弯,左右两手,其推拉幅度大于船娘,那姿势刚劲、柔美、谐调。那船在肖玉娘操控下,拔挺船头,直线前行。

见此情景,岸边的行人、茶客、水上来往的游船游客,同船的子孙们、船娘还有他赵光明等一律拍手叫好。

“拍照,快拍照。”赵中兴急呼。全船人没有带相机。只见此时,赵中兴的儿子赵刚急忙掏出手机,对着自己的84岁高龄且身患绝症的奶奶,快速拍下了这位老人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张模糊不清,而且又无法冲洗显像的照片。肖玉娘的这张照片,这张肖玉娘仿佛又回到年青时的英姿的照片,将永久地留在孙子赵刚的手机里。

见肖玉娘橹摇得如此潇洒且引来一片喝彩,赵光明也来了精神。在儿女们半推半搡下,也大显了一把身手。

赵光明个子不如妻子肖玉娘高,因此站立船尾时腰杆挺拔,右手把橹,左手拽绳,正正合适。赵光明两手推拉幅度明显小于妻子肖玉娘,但其动作姿势仍彰显稳健、老练,操作船橹如手心玩物,自如非常。如今孙子赵刚的手机里还能见到他赵光明那自信、得意的影子。

开心是短暂的。自那次枫径回来后,赵家重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肖玉娘毛病越来越重,说话一天比一天含糊,两只手机械地重复做着同一个动作,似在日夜缝补着什么,手里拈着什么缝补什么,永不止息。

老爷子赵光明离不开妻子肖玉娘。作虽作,但气血大不如前。老二赵中兴说过,老爷子真是自作自受呀,他在作自己的寿呀。如不作,没病没灾的,哪能这么快就走了。

之前,在肖玉娘还清醒的时候,曾苦苦地求过他赵光明,并当着子女们的面说:“求求你,你放过我吧,让我在子女家安逸几天,等我好了,再来陪你,再来服侍你……”

话说回来,赵光明并非非作不可,并非存心要作,他是到后来已经身不

由己了。这期间,老二曾带着赵光明去过一趟精神病医院,医生诊断下来确诊为老年痴呆症,属于阵发型那一类的。脑子清醒时蛮好的,一旦发起来,六亲不认,且稍带有轻度暴力。赵光明的生命的长度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是他自己把自己弄断了。

老两口临终前两个月,老二赵中兴通过朋友关系,将两位老人双双送进了区中心医院。医院的条件显然要较敬老院好得多。两个人一间包间,并请了一个医院的护工专职服侍老两口。一个月下来的费用,包括房费、护工费及不属劳保报销范围的,加起来自摸费用超过一万元。花这点钱,子女们是心甘情愿的,再多也要花,只要老人好。但两位老人从此却再也没有好过来。

肖玉娘住进医院后,神智始终没有清醒过,整天躺在那里连坐都没有坐起来过。此时的肖玉娘目光呆滞,眼睛时睁时闭,见了家人已没有了往日的反应,连大小便也已失禁,翻身已力不从心,全仗着护工操持,费尽全力,方能改变一个睡姿。护士们怕时间久了生褥疮,还专门为肖玉娘调换了一张气垫床。肖玉娘已进入到了一个食不能进、话不能说、呼吸机一刻都不能停的生命的最后时段了。

说来也怪,自从两口子双双住进医院后,赵光明的老年痴呆症似乎完全好了,不吵也不闹了,但老爷子的气血却全败光了。上下床,连上趟卫生间都需要护工搀扶。卫生间就在房间里,距他睡着的床才丈把远,赵光明却已脚步都不能抬起,一步一步地只能蹭着地皮向前挪。偶尔护工也会将他扶到轮椅上,到医院的走廊里转上一圈,待回到房间内,赵光明已不能从轮椅上站起,脚发软了,手劲没了,浑身的精气已消耗殆尽了。

回到房间,他也会让护工将轮椅推到妻子肖玉娘的床边,两位老人混沌的目光双双相对,没有言语、没有安慰,连如前段日子般吵一架的力量都没有了。

此时的赵光明似乎明白了,清醒了,浊泪从眼角里渗出后,变成了珠子,顺着脸颊一滴,又是一滴,流淌了下来。

此时,只见赵光明从妻子掖着的被子里,捉出了肖玉娘的手。那只手上满是针眼,鼓鼓的肿胀,且泛着斑驳的腥红。肖玉娘此时的诊疗,所有进药不管消炎、补液,口已不能进,血管僵硬已无法注射,唯一的进药就是切开气管,只此一条通道,延续着这位老人的生命。